

(英)H.G.威尔斯著

宋韵声/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



彗星出现的日子

内容简介

里德福德是一个出身贫寒、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强烈反叛精神的热血青年，他与内蒂青梅竹马，自幼相许。但由于对里德福德的偏激产生怀疑以及难以挣脱世俗观念的桎梏，内蒂移爱于庄园主的儿子维罗尔。他们不顾双方父母的阻挠毅然地私奔了。里德福德出于报复心理，典当了自己的全部衣物买下一支手枪，开始了长途跋涉的疯狂追杀……

从地球附近经过的彗星在大气层中留下了一种绿色气体，这种气体在精神上改变了每一个人，以致整个人类。从那时起，地球上的嫉妒、仇恨、邪恶都不复存在了。里德福德与内蒂和维罗尔的三角关系也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变……

引 子

在塔楼里写作的人

我看见一位满头华发、精神矍铄的老人在伏案疾书。

老人坐在巍峨的塔楼的一个房间里，从那里他可以透过左边高高的窗户眺望海面、海岬，以及那远离城市尘嚣的虚无缥缈和落日的余晖。室内的陈设精美珍稀、富丽堂皇，而且摆放得井然有序，给我留下了新奇的印象。但我也不得不说，这些家具毕竟有点古旧。老人的服饰虽很简朴，但即不入时又不合当地风俗。我想可能是幻想主义、理想主义或者是亨利·詹姆斯^①的作品《伟大的好地方》中的句子和情节，从我飘忽不定的记忆中刹那间闪现出来，尔后又消逝得无影无踪。

我看到老人用一支像自来水笔的东西在写字，那完全是一种现代笔法，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历史的陈迹，而且运笔遒劲有力、挥洒自如。每当写完一张，他便把它扔到窗下的一张精致的小桌子上。稿纸越摞越高，最后扔过去的那些稿纸松散

①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作家。

地、参差不齐地压在原来整理过的稿纸上。

显然他是没有发觉我的到来，我站着等他停下笔来。他如此年迈，但写起字来却稳健异常……

在他的头顶上，我发现歪斜地高悬着一枚凹面镜，镜中的场面强烈地吸引住了我。我仰头望去，看到了一幅扭曲而奇怪的景象，然而色调却十分明快。镜中隐隐约约反射出一座被放大的宫殿及其楼台，还有那熙熙攘攘的街景。由于镜面是扭曲的，所以人们的形象都被丑化了。为了能看得真切，我迅速地转过头来，想通过我身后的窗口往外瞧。看来，要直接欣赏这种场面大概是不可能了，因为窗户太高了。稍事停顿后，我又回过头来看那扭曲的镜子。

然而此时作家正将身子靠在椅背上，他放下手中的笔，不无愤慨地哀叹道：“唉！你写呀写！你是何等的满意，我是何等的劳累！”——一个一直写到令己满意的人。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你是谁？”

他不禁一惊地转过头来。

“这是什么地方？”我又问了一遍，“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他盯盯地瞅了我一会儿，然后脸上泛出笑容。他指了指桌旁的一张椅子，示意我坐下。“我在写作。”他说。

“写这个吗？”

“写这个变化。”

我坐了下来。那是一张很舒适的椅子，被摆放在明亮的地方。

“如果你想阅览一下的话……”他说。

我指了指那堆手稿。“那能给以解释吗？”我问。

“那能给以解释。”他答道。

他一面看着我，一面顺手抓起一张新稿纸。

我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环视了一番房间。然后又将目光投到那张别致的小桌上。一摞清清楚楚地标着“1”的手稿映入我的眼帘，我信手拿起来。当我再回望他的时候，正好与他那友好的目光相遇了。“很好。”我突然不拘礼仪地说。他点了点头便又继续写起字来。我在一种交织着自信与好奇的心境下，开始看稿。

这就是那个快活而极富表情的老人在这个仙境般的地方写下来的故事。

世界伟大的时代在重新开始，
黄金般的岁月又返人世。
像一条蛻去冬眠残皮的蛇，
大地又开始复苏。
宛若依稀梦幻破灭，
上帝在欢笑，
仰信在闪光，
帝国在辉煌。

目 录

引 子	在塔楼里写作的人	• 1 •
第一部	彗 星	
第 一 章	阴影中的尘埃	• 1 •
第 二 章	内蒂	• 31 •
第 三 章	左轮手枪	• 57 •
第 四 章	战争	• 101 •
第 五 章	追逐情敌	• 125 •
第二部	绿 气	
第 一 章	变化	• 148 •
第 二 章	觉醒	• 171 •
第 三 章	内阁会议	• 190 •
第三部	新世界	
第 一 章	“大变化”之后的爱情	• 205 •
第 二 章	我母亲的最后日子	• 230 •
第 三 章	贝尔坦节和新年前夕	• 243 •
后 记	塔楼的窗户	• 256 •

第一部 彗星

第一章 阴影中的尘埃



• 1 •

我决心要写下这次“巨变”的经历，因为它不仅影响了我自己的生活，而且还影响了一两个与我关系甚为密切的人的生活。当然，我主要还是在寻求自娱。

阴影中的尘埃

很久以前，在我幼稚、凄苦的青年时代，我就产生了想写一本书的愿望。偷偷摸摸地胡编乱写并梦想出版，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动力和解脱方法之一。我满怀羡慕、如饥似渴地阅览着能抓到手的有关文学世界和文化人生平的任何东西。甚至在无所忧虑的今天，我还是有兴致寻找机会去实现那些当年的幻梦，哪怕只实现一部分也好。然而，在一个有许许多多、与日俱增的利益需要争夺的世界里，我想即使是一个老人也难以得闲悠然地坐在桌旁。我过去的经历就足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这对于我自己精神稳固的连续性也是十分必要的。岁月的流逝终将给人带来回顾，对于一个 72 岁的人来说，他的青春时代远比对于一个 40 岁的人更为重要。我的青春早已逝去，老年的生活似乎如此陈旧、如此不容人、如此不讲道理，以致有时我发现它近乎不可思议。资料不复存在了，建筑物不复存在了，地方不复存在了。终有这么一天，当我走在通往里特的斯瓦辛格利亚的荒郊时，我会停下来死去，而且我还会问：“我就是要在杂草丛生、垃圾废物堆积如山的地方蹲下来，将我的左轮手枪装上子弹准备杀人吗？在我的一生中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我能有这种心情、这种思想和这种企图吗？能不能是梦境中某些怪诞的东西，由于记忆上的故障滑进了我已消逝的生命的记录之中呢？”肯定还有许多活着的人也有同样的困惑。而且我也深信，现在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势必要在伟大的人类社会中取代我们的位置，他们将需要很多像我这样的纪事，因为旧世界最狭小的阴影也要投射到当今的社会中来。碰巧我的情形在这种变化中最具有典型意义。途中，我作了一股激情的俘虏，一桩奇怪的事件把我推到了新秩序的中心……

我的记忆横跨半个世纪的间隔将我带回到一间灯光幽暗的茅舍，拉格窗子开着，外面是满天星斗。倏忽间我仿佛也闻到了那房间里的特殊气味，烧着廉价煤油的灯散发着呛人的恶臭。电灯照明虽然已经有 15 年的历史，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还是用这种油灯。这种最初的场景——嗅觉伴随物，至少在我的心目中很快就消失了。那不过是房间在傍晚时候的气味。白天的时候，可能是由于通风不好，屋子里散发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刺鼻的气息，不知为什么，我总把它和灰尘联想到一起。

让我把这间屋子详细地描述一下给您听。它的面积大概七八英尺见方，高度还要超过七八英尺。泥灰棚顶到处是裂隙，有几处已经鼓了起来，而且整个棚面已被油灯的煤烟熏黑了。有一个地方为黄绿渗半的污迹，那是由于棚顶漏雨形成的。四周墙壁糊着的纸已变成了黄褐色，从纸上能够看出背面歪斜印着的各种图案，有的可能是鸵鸟的羽毛，有的可能是苜蓿花，现在都已经褪色了，不过当初一定都是很美丽的。墙上还有几个大灰坑，那是帕洛德想往墙里钉钉子没钉进去造成的，他可能是想在那里挂画框。有一根钉子钉进了砖缝中间，钉上拴着一根打了结的旧绳子，帕洛德的悬挂式书架就岌岌可危地吊在这根绳子下面，书架的搁板刷过蓝油，搁板上还铺着一块美国进口的带有粉色花边的装饰布，布上面又按上了图钉，以防滑落下来。悬挂式书架的下面是一张小桌子，桌子矮得只要你把膝盖伸进去，就不会轻松地抽回来。桌面上铺着一块红黑图案的桌布，可却被帕洛德的多用墨水瓶弄得面目皆非了。这张桌子的主要用处还是放那盏散发着异味的煤油灯。这盏灯得向您介绍一下，它是用某种近乎白色的半透明的物质做成的，既不是瓷的也不是玻璃的。这盏灯还有一个用同

阴影中的尘埃

样物质做成的灯罩，这种灯罩丝毫起不到保护读者眼睛的作用，似乎成了一个专门接灰的东西，天长日久灰尘和油渍融和在一起积落在灯罩的外部，几乎成了包层。

房间中凸凹不平的木质地板曾刷过巧克力色的油漆，可现在已被划得东一道西一道的，随处都可以见到木地。一块磨损的小地毯铺在地板上，看上去好像开在灰尘和阴影中的一丛花。

屋里有一个小得可怜的壁炉，那是由一整块生铁铸成的，壁炉被油成浅黄色。外面的铸铁围栏就更小了，壁炉的边地铺着灰色的石板。炉膛里没有火，只是在炉栅后面能看到一些碎纸片和折断的玉米棒芯。屋角放着一个被磨亮了的方形煤箱子，箱盖的折页已经损坏了。当年取暖的习惯是每个屋子都设壁炉，结果炉子的烟灰简直成了灾害。没想到那摇摇欲坠的拉格窗子、又细又小的烟囱以及那关不严的门却不分方向地有机组合起来，成了排烟设施。

帕洛德的带有脚轮的小床停放在房间的一侧，灰色的床单上面蒙着一张缝补过的旧床罩。他的箱子以及一些零碎杂物，也都用布罩蒙了起来。挤在窗边的是一个旧架子和脸盆架，上面放着一些简单的盥洗用具。

这个脸盆架是个粗糙的制品，厂家是想把它们推销给只图便宜的用户而生产的。为了尽量能好看一点，在脚架和接合处还进行了一小番装饰。看来，这个脸盆架过去的主人大概也是一个穷人。我猜想，这个人是先把它刷成赭石色，又上了清漆，然后坐下来用梳子将其表面梳成奇形怪状的纹理。从它的样子可以看得出，长时间以来没人刷洗过它。除了没有遭到大火焚烧以外，几乎所有的厄运都遭遇过。最后来到这个高高的

避难所——帕洛德住的阁楼，成为他简朴的盥洗用具。这个脸盆架上主要放着一个洗脸盆、一个水杯、一个污水桶、一块黄色的肥皂、一把牙刷、一把打肥皂泡沫用的毛刷、一条毛巾，还有其它一两种零碎的小物品。

在当年，对于像帕洛德这样经济状况的人来说，有这么些盥洗用具，可以说算是不错的了。还有一点要指明的是：帕洛德所要用的每一滴水，都要由一个不幸的女仆（帕洛德管她叫“老妈子”）从底层担上来，随后还得下去再担。我们几乎忘记了如何搞好个人卫生还是一项现代发明。帕洛德一生从来没有脱光衣服洗过澡，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从小长大也从来没有同时洗洗全身的时候。我可以说，像他那样的人，真是不多见。

一个也被漆成木纹的衣柜，有两个大抽屉和两个小抽屉，里面装着帕洛德的衣物。门上的几个钉子挂着他的两顶帽子和这间既作为卧室又作为起居室两用的屋子里其余的全部物品，在“巨变”前我对这间屋子的了解就是这么多。但我却给忘了一样东西，我得表示歉意。那就是一张椅子，由于藤条座面破了，上面铺着一个大厚垫子。我之所以会把它忘掉，是因为我在开始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正好坐在这张椅子上。

我如此特别详细地描绘帕洛德的房间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您了解我所写的前几章内容的关键。但是您绝不能认为这种简陋的家具，或者这盏煤油灯难闻的气味，在当时会对我的注意力有什么影响。我欣然地接受了所有这些令人不悦的情况，就仿佛它们是最自然的，是现时存在的一种适当安排。那就是我所了解的世界。那时，我的心完全被更为严肃、更为重要的事情占据了。仅当现在回忆起遥远的往事

阴影中的尘埃

时，我才恍然大悟，这种环境的细节描写是非常必要、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正是旧世界的混乱在我们心中可见的外部表现。

• 2 •

帕洛德站在敞开着的窗口前，手里拿着观剧镜在搜寻忽隐忽现的那颗新彗星。

那时我认为所谓的彗星不过是无稽之谈，我想谈的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可帕洛德却完全被那颗彗星吸引住了。我的头有点发胀，我的心被烦闷和苦恼交错地折磨着。我想对他敞开我的心扉，至少我想通过浪漫地诉诉衷曲来解脱我内心的苦闷。对于他向我讲的事情，我真是心不在焉。在这苍穹难以计数的星辰中，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颗新星，而且我也不在意是否今后还会听到这种事情。

我们是两个同龄人聚在一起，帕洛德 22 岁，比我大 8 个月。我认为他最适合做欧沃卡斯特尔镇某个小律师的“出色的职员”，而我是克莱顿镇罗顿陶瓷厂办公室的第三把手。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斯瓦辛格利亚镇青年基督教徒协会的议会里，我们发现我们曾在欧沃卡斯特尔镇学过同样的课程，他是学理工的，而我是学速记的。我俩开始结伴一同回家，从此便开始了我们的友谊。（斯瓦辛格利亚，克莱顿和欧沃卡斯特尔是毗邻的三个城镇，我应该顺便提一下，它们都在中部地带的大工业区内。）

我们彼此秘密地倾述对宗教的怀疑，彼此吐露对社会主义的共同兴趣。每逢星期日，他整天呆在我家，很晚才肯回去。

我也是他家的常客。当年，他是一个身材修长、满头黄发、有点腼腆的小伙子，只是颈部和腰部看上去似乎长得不匀称，但他的能力和热情都是相当惊人的。每周有两个晚上他还到欧沃卡斯特镇的科学夜校去听课。自然地理是他最爱听的题目，通过听讲，开启了他内心深处对外部空间世界奥秘的浓厚兴趣，久而久之，这种兴趣充斥了他的整个灵魂。他从住在荒郊那面的里特镇务农的叔叔家硬要来一个旧观剧镜，他还买了一张廉价的天体星座图谱和一本惠特克年历。一段时间以来，他得闲便不分昼夜地观测星象，实现了他向往已久的愿望。这无限广袤的空间世界里会漂浮着什么，真是神秘莫测。伴随着他辛勤的观测和借助于月刊《天体》（专门为天文爱好者出版的）上一篇写得很精确的文章的指点，他终于用观剧镜在我们的银河系中发现了一个新的来访者。他着了迷似地凝视着苍穹中那像针尖一样大小闪烁着的一个小亮点。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观察，我只得耐着性子等着他。

“太棒了。”他兴奋地感叹道。随后又似乎觉得自己的第一次感叹不尽人意，便又再次感叹道：“太棒了！”

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你不想看看吗？”

我哪好意思拒绝，只得看了。我真的看见了这个小得勉强可见的不速之客，这可能是这个世界被发现的最大的彗星之一。它距地球极其遥远，可能有几千万英里远。可帕洛德却认为它离地球只有一步之遥。分光镜已对它的化学秘密进行了探测，但却被包围着它的绿色气体困惑住了，因为人们过去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要是在现在，人们就会从各个方向排照它的展开图象，尤其是那个朝着太阳方向的尾巴。在这遐想的片刻时间里，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内蒂·斯图尔特和她刚刚给

阴影中的尘埃

我写来的那封信，然后就是那天午后看见的老罗顿的那张可憎的面孔。现在我计划着给内蒂写回信，然后再想出什么话来应付我的老板，然而内蒂的形象总是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内蒂是富豪维罗尔先生的遗孀家花园管家的女儿。在我们还不满18岁的时候就开始了热恋，我们接吻拥抱过。我的母亲和她的母亲是表姊妹，而且还是老同学。由于遭车祸，我母亲年纪轻轻地就开始守寡了，后来不得不租房子住，她原先曾是克莱顿镇副牧师的房东。尽管现在地位已经不如斯图尔特太太了，但她们还没有断了来往，更没有中断友谊，我母亲偶尔也到切克斯希尔塔院花匠的家中去看望她。我几乎每次都跟着她去。记得在七月的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满天星光璀璨，我和内蒂漫步在杉树环抱的金鱼池畔。在那里我们羞怯地发了终身相许的誓言。我还记得，一想起那次的事，内心就无法保持平静，总有一种冒险的感觉。内蒂穿着白裙子，松散的秀发卷曲着，在黑暗中她的双目显得炯炯有神。她那令人心醉的玉颈上系着一条珍珠项链，一个小金坠悬在她的胸前，我亲吻了她那半躲半就的嘴唇。三年之后，我也不会忘记那甜蜜的情景，不，我终生也不会忘记，我可以为她而去死。

你得明白，因为一年比一年变得难于明白，因为那时的世界与当今的世界完全不同了。那是一个黑暗的世界，那是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那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的世界，那是一个严酷而残忍的世界。按照我的经验，那个社会不会再有丝毫的德善，不会再有片刻的美好。巨大的变化已经发生了，并将永世保持下去，幸福和美好包围了我们，世上的人都能和睦相处，人人都充满了美好的愿望。没人敢于梦想再回到以前那个忧伤的时代，一切的苦难都被巨大的快

乐所征服。凭着敏锐的知觉，我似乎感到现在的一切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我觉得奇怪的是：是这种巨大的变化攫取了生命的极端吗？或许只是由于这个才使青春离开了我，甚至还使壮年的力量离开了我，使我们失魂落魄，使我们失去判断、同情和记忆的。

我可以武断地说，为了解决这样的难题，人们需要的是青春，而且每个人都有过青春。

或许旧时代的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会在我们之中发现一点美德。当我写信的时候，我手头正好有两张我们俩的照片，照片上显示出一个衣服非常不合体的腼腆的小伙子和内蒂，她的衣裙看上去也不太合身，而且仪表神态似乎比我更呆板僵硬。看着照片，她那平素活泼迷人的形象又返回到我的记忆之中。她的面颊毕竟胜过了摄影师，不然的话，我早就将这张照片扔掉了。

美的真实所产生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我希望我能有这样一姊妹，并能将某些忘却描述的东西拉进我的生活，她的目光庄重严肃，而她的嘴却是不同的，不管她是闭口不言还是张口说话，都能使人感觉到她是在微笑，那是一种庄重而甜蜜的微笑。

在我们亲吻之后，我们决定暂时不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已经做出了不可改变的选择。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了我们该分别的时候。在别人面前我们俩都有一种羞羞答答的感觉。我和母亲穿过洒满月光的公园启程回家，被我们惊跑的小鹿使树丛发出沙沙的响声。我们步行到切克斯希尔火车站去，然后再回到克莱顿我们那个可怜的家。从此，我将近有一年的光景再也没有见到过内蒂，但她却常常在我

阴影中的尘埃

的思想中出现。在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作出必须通信的决定，为此我们作了秘密的精心策划，因为内蒂家中没人知道，甚至连她唯一的一个妹妹也不知道她的恋情。这样我必须将写好的东西装在信封内封好，求助她的一个住在伦敦附近的可信赖的同学捎去……现在我可以模仿女人的笔体写出她的收信地址了。

我们的通信反倒使我们更加生疏起来，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次进入感官之外的接触，而且我们还要在思想中寻求表达。

现在你得明白，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的思想世界是极其奇怪的，人们的思想被一些陈腐的公式化的观念压得喘不过气来，人们的一切美好的天性，一切创造性的意向都被扭曲到像迷宫一样的程度。人类基本的直接性在每个人的嘴里都玷污着真理。我就是在母亲用某些宗教公式、某些行为规范、某些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奇怪而狭窄的古老形式的信条培养长大成人的。这些东西就像被放在衣柜里边的熏衣草，与当今社会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多大的联系。说实在的，我母亲的宗教信仰也就起到了熏衣草气味的作用。每逢星期天，她就放下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事情，穿上那件破旧的黑色丝绸裙子，戴上那双补了又补的黑色手套，领着我去教堂。在那里我们唱歌、鞠躬，还听响亮的祷告词，我们也随声附和跟着祷告。当颂歌唱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松口气，随后又是布道。在我母亲所信奉的宗教里有一座地狱，地狱中喷射着熊熊的烈火，简直可怕极了。那里还有一个魔鬼，按政治范畴而论，他也是英国国王的敌人。他专门爱谴责人们的肉欲。我们趋于相信，我们这个可怜而不幸的世界的绝大部分苦难都是由它们造成的。人们要遭受永无止境的痛苦，世界永不消亡，阿门。的确，那熊熊的烈火看上

去还是满让人欢欣鼓舞的，然而这一切早在我出生之前很久便成熟以致完善了，只是缺乏现实意义。如果它在我的少年时候就令人感到可怖的话，我就会把它忘掉了，它并不像被豆茎^①杀死的那个巨人那样的可怕。在我看来它倒酷似我可怜的老母亲的那饱经风霜又冷峻无情的面孔，还有几分像她那样的可爱。我们那短粗胖的房客加毕塔斯先生奇怪地换了衣服来到教堂，并大胆提高声音读诵伊丽莎白时代的祷词，我觉得他好像是要以上帝的名义给我母亲一个特殊的印象。而我母亲则想以自己的持重和文雅，把那位神学家从邪恶的意念中拯救出来。母亲是真心实意的，这我能察觉得出来，她一向对人都是直截了当的，她也从来都是这样教导我的。

现在的年轻人可不是这样了，他们的感情不仅不细腻，而且还甚为强烈的外露。起初，他们处理这类事情也是很严肃的，只是火焰的地狱和上帝忽略了对他们的惩罚。就仿佛他们是布拉登铁匠铺和罗顿陶瓷厂的某些具体事务，现在，我以同样严肃的心情再次将他们驱赶出我的思想。

正如我前面所透露的那样，加毕塔斯有的时候确实很关照我，是他劝导我中学毕业以后继续读书的，并以世界上最大的善意期望着我免受时代的毒害。他曾借伯勃勒著的《怀疑主义问答》一书给我看，还让我到克莱顿的大学图书馆去看书。

这个了不起的伯勃勒对我的震动极大，很明显，从他对怀疑论者的答复，可以看出教条主义的正统观念已经褪色了，至少已经不那么令人感到望而生畏了，而我却把它像接受太阳一样地接受了，那是一种极其可怜的观念。这本书读后，我已

① 豆茎，童话故事中的拟人化植物。